

酒是红高粱写的诗

叶兆言



泸州城一角 来自网络



叶兆言 郭红松绘

今年6月某一天，突然接一个电话，对方问知道不知道父亲节，问父亲节到了，会有什么怀念。不说不知道，说了心生惭愧，自然而然想到了父亲，想到父亲生前喝酒的模样。

父亲爱喝酒，但从不贪酒。喝酒对他来说是休息，是聊天，是东说西。有点花生米，有一盘油爆虾，话题便会源源不断。父亲喝得并不多，非常慢，平时好像也没工夫说话，很多事，都是喝酒时随口道出，他跟我谈祖父，谈自己小时候，谈文学，谈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

父亲常喝本省的洋河和双沟。过去的人，基本上都喝本地酒，本地酒价廉物美。其实有酒喝就行，仿佛诗人李白一生纠结的不是好酒坏酒，而是有没有酒。“莫笑农家腊酒浑”，有酒喝一切都OK。

不过在父亲的记忆中，确实还存在对好酒的认知，那就是只要是四川的酒，只要敢拿出来，都是好酒。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父亲的少年时代，也就是抗战那些年，是在大后方四川度过的。童年记忆往往最深刻，最难忘，当然，这些酒文化，也是祖父给灌輸的。父亲很喜欢说祖父在四川怎么喝酒，一边慢慢地喝，一边教他和哥哥姐姐写作文，改病句。

说起四川，父亲情不自禁地有些自豪。

父亲是苏州人，苏州人爱吃辣，但在四川待了8年，他不仅能够吃辣，还喜欢讥笑苏州人的怕辣。美食家陆文夫是父亲的好朋友，当年曾经一起被打成右派，他不吃辣，于是父亲背后总是在笑，说陆文夫这美食家头衔有问题，天下美食怎么能够离开辣呢。

父亲酒量不大，却喜欢浓烈的白酒，并且认为要喝就喝高粱酒。他觉得江南的黄酒，那是温润的糯米酿造，劲不够足。这仍然与他的四川经历有关，曾跟父母逃难去大后方当了8年义民。

父亲屡屡要强调川酒能够好的关键——说到底两个字，水好。好酒必有好水，“为源头活水来”。有没有优质水源，几乎是所有名酒的宣传招牌。贵州的茅台，四川的五粮液、剑南春、水井坊，父亲都津津乐道。泸州老窖当然也不例外，可惜父亲逝世多年，物是人非，我没法问他究竟是哪种川酒好喝，他最喜欢的川酒又是什么。因此，泸州老窖发出邀请，希望我们都能去看一眼，我首先想到这是父亲少年时曾经待过的地方。

过去一段日子，一直在外面奔波。以7月为例，去了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然后是云南，在曲靖境内转了一圈。没想到这个地级市，竟然会那么大，与江苏的苏南差不多，也就是说，比南京加上镇江苏州无锡常州的面积还大。再去北京，参加《新世相》的线下活动，与书友互动交流。后来去了南京。7月南京很热，很难熬，我基本上在外面转悠。然而问题还是存在，失眠症并没有因为车马劳顿得到有效改善，已离不开安眠药，今年上半年，总是被失眠困扰，睡不好，长夜难眠心思忡忡，已开始影响写作，或许这也是决定要出去走走的原因。

泸州老窖名头很响亮，我有个同学在泸州做过市领导，重庆去泸州的途中，用微信联系了他，说自己到了泸州，要去酒厂参观。立刻得到回复，问去哪一家，说泸州有几百家酒厂。听他一说，吓一跳，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数目，以为只有一家泸州老窖。当地一位领导后来告诉我，最多的时候，泸州有近2000家酒厂，这里绝对是个“酒城”。

此行目的地是泸州老窖，一切行动听从主人安排。作家都会有些好玩之心，都会有一醉的冲动，遇上酒厂笔会，只要时间允许，似乎都愿意去。譬如在下，有名酒厂去过好多家，有的酒厂去过好多次。泸州老窖也像别的酒厂那样，向我们展示它的优质水源，介绍它的特殊地理环境。宣传广告上的词，比如“浓香鼻主，酒中泰斗”、“非物质文化遗产”，照例免不了。泸州地处“中国白酒金三角”，看地图，离五粮液，离郎酒，离茅台，都不是很远。

泸州有最古老的酿酒池群落，有最古老的酿酒作坊，却偏要独出心裁，让大家去参观自己的高粱地，又是大出意外。此次活动主题是“泸州高粱红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创意。说起来让人惭愧，我竟然第一次见到成熟的高粱，真是第一次。大片大片的高粱，那么红，那么高，那么沉甸甸。也许是季节缘故，以往出门在外，只见过小时候的高粱和玉米，弄不明白它们的区别，叶子差不多，矮矮的，绿油油的，这次终于开了眼，长了见识。

酒是高粱做的，同行有诗人在，于是便有了“酒是高粱写的诗”。没有此行，我大约永远也不会知道好酒必须有好高粱才行。父亲当年给我的教诲，好酒要好水，“白酒金三角”驰名天下，靠的就是好水。现在又

多一条知识，好酒还必须得有自己不被污染的高粱基地。这是个新概念，父亲小时候在四川，显然还没有“污染”这词。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起来都是老话套话。没有这次泸州之行，我大约永远只能在电视上看红高粱。同行作家朋友不相信我没看过电影《红高粱》，还确实没看过，只看过小说。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象是青纱帐和神出鬼没的游击队，难怪自己写不出莫言那样的好小说。

酒不仅是粮食做，而且最好是高粱，是红高粱，那种能够高达3米的高粱。父亲凭借少年记忆，在一系列的怀念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四川的黄桷树，提到川人的嗜辣和幽默，提到当年下酒的佐料花生如何便宜，当然，也多次提到美味的高粱酒。现在，浮光掠影地到了一趟泸州，在对父亲的回忆中，终于又增加一层了解。我明白了红高粱，终于弄明白，好酒原来是红红的高粱写的诗。

（叶兆言，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有《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散文集有《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等。）



野柳揽胜 石貌奇观

舒小骅

凡游览过台湾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的人都有一种仿佛身临外星世界的感受。在这条1700米的狭长海岬上，你会见到通常只有童话里才出现的各种石貌奇观。

从西向东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沙滩上丛生着两人多高的巨型“石蘑菇”。然而走近才发现，与蘑菇相连的根本不是什么沙粒，而是成片的坚硬黄石。直立其上的一株“石蘑菇”好似发怒的眼镜王蛇，正欲向敌方发起攻击。穿过蘑菇群，海岸上聚集着遍体铠甲的鳄鱼，仿佛正觊觎海中的游鱼。侧后方有一排背饰斑纹的卧虎列阵，警觉地注视着水面，随时准备抗击突然冒出来的海怪。

沿路的岩石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沿岸弯曲西行，经过像烂蜂巢一样的黑石坡，岸边低处的礁石上陈列着一盏盏似乎尚未燃尽的烛台。与之相伴的是仙人对弈的棋盘以及遗留的一只石履。回转身，一幕龟蛇相斗的场景赫然在目：缩头的大海龟正与刺出尖吻的巨蜥纠缠、对峙。

俯首水塘，青铜狮子探出了威严的头颅。再抬头看，远处正栖息着一只羽翼的秃鹫。随着移步换景，秃鹫的上半身神奇地化作了活蹦乱跳的小兔子，羽翼则变成了仰面朝天的笑罗汉……以上千奇百怪的景物皆缘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蜂窝石、蕈状石、豆腐石、烛台石……千百万年海浪的侵蚀和岩石的风化，加上地壳的运动，犹如艺术大师之手雕琢出了这些惊世杰作。

在公园的中部，众多石像群捧月般拱卫着一尊半身的女人像。她的颈项细腻修长，颈部线条优美，脑后鬃髻高耸，神态极像静坐的雍容女王。这就是野柳地质公园的镇园之宝——“女王头”。

她究竟像谁？是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还是英国“童贞女王”伊丽莎白·都铎，抑或是我国唐代的武则天？众说纷纭，难以判定。“女王头”也是一个蕈状石，和其他蕈状石的形成原因大致相同。不过由于潮水及风雨的长年摧残，女王头的脖子越来越细，从2006年的144厘米缩为了2013年的126厘米，有研究预计她将在2040年前后折断。这么美丽的头像断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我问一些当地人，为什么不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加固？他们回答道：生成和毁灭都是大自然的安排，我们顺其自然。

听来使人不免感到遗憾，但我相信，大自然不是只会破坏，更善于创造，它带给我们想象不到的惊喜和奇观。也许若干年后，这里还会出现新的女王头、女神头。



泸州老窖高粱地 来自网络

会理石榴入画来

李美梓

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会理县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干湿季分明，因此水果众多，其中以会理石榴最为著名。初秋时节，从会理古城往南，进入鹿厂、彰冠境内，连绵起伏的石榴园里，大大的红石榴挂满枝头，绘就了蜿蜒数十公里石榴丰收的雄阔画卷。

石榴原产于西域，早在汉武帝时代，汉王朝使臣张骞出使西域，把石榴引入了华夏大地。石榴花红似火，奔放热烈；石榴籽晶莹剔透，甘甜可口。石榴容易栽培，除特别寒冷的地区外，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都能看到石榴的身影。

历代诗人吟颂石榴的诗词甚多，杜牧的《山石榴》写出了石榴花的娇艳可爱，“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生动传神；而李商隐的《石榴》从石榴的花、叶、枝果、籽粒入手，歌颂石榴的纯洁美丽，道出了隐藏于心底的美好情感，一句“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把石榴描绘得千娇百媚。

石榴是“九州奇果”，全身都是宝，果皮、根、花、叶皆可入药，具有清凉止渴、消食止泻、止咳化痰等功效。在我们老家一带，遇上腹胀腹痛或肚拉稀一类的小毛病，只要抓一把晾干的石榴皮，煎水一喝，保管药到病除。

会理石榴成熟早，每年8至9月上市，好似上天特意为中秋佳节举家团圆精心准备的水果。会理石榴果皮薄，颜色鲜艳，粒大核软，汁多味甜。个头大的会理石榴赛过足球，小的可以和碗比大小，少了几分雅致和矜持，多了几分质朴和憨实，显得更为圆润饱满。石榴籽粒多而紧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多子多福”的吉祥物。会理当地的老百姓把石榴归纳为多宝果、五彩果、吉祥果、幸福果、

致富果。石榴是会理果农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截止2018年，会理石榴种植面积达40万亩，石榴果品产量将超过70万吨，产值达到56亿元。

会理石榴占四川省石榴种植面积的92%、全国石榴种植面积的26%，面积、产量和产值都居全国八大石榴主产区之首。这个名副其实的“中国石榴之乡”，以30万亩集中连片石榴产业基地，形成了国内最大的石榴产业园和石榴观光园。会理的乡村是石榴的世界，山上山下、田里地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石榴。登高远眺，山连着山，树挨着树，墨绿的石榴海洋一眼望不到尽头。极目纵览，枝头的累累硕果，如镶嵌在夜幕中的繁星，密密匝匝，给人一种难以名状的震撼。

太阳收敛了夏日的焦躁，明媚的阳光照在石榴树上，金鱼一样在树叶间快活地游来游去，在柔柔秋风中筛下一地的碎响。走进石榴园，红红的石榴挂满枝头，紧紧实实挨挤在一起，生怕落了后。那一个个悬挂在树上的石榴，就像少女

的脸庞，粉里带红，红里透亮，在娇羞里透着山里人的质朴，看上去生机勃勃。

这样的时节，最开心的是果农。石榴开园了，满园的石榴，不是三两个人就能把果子摘下来的。今年石榴丰产，价格虽然没有往年好，总体收入却不会少。杀猪，宰羊，炖火腿，磨豆花……不管是帮忙摘石榴的乡邻，还是来收石榴的客商，来的都是客，得热热闹闹地把客人招待好。当然，他们最关心的是入冬后石榴的品种改良、水肥管理，盘算着怎样把果树种好。他们知道，种果树是良心活，种出了好石榴，才能卖上好价钱，也才心安。

一业兴，百业旺。石榴上市时节，会理城里乡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好一派丰收繁忙的景象。开往石榴园的路并不宽，两车相向，得小心才能让行。往往不等你的车开过去，那满载石榴的农用车就缓缓停下来，开车的汉子探出汗涔涔的头，露出真诚质朴的笑容：“来来来，吃石榴！不要客气，你们照着大的捡嘛！”



会理石榴树 刘飞摄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

赵兴林 文/图

初秋，我应保定几位老战友之约来到保定，与战友相聚商议游览“保定军校纪念馆”。我们几位都当过兵，对保定军校早有耳闻。

前往军校纪念馆的路上，战友老范介绍军校纪念馆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学制最正规的军事学府，被誉为“中国近代军事将领的摇篮”。二是彰显了当年走强兵富国变革的道路，即由创办初期的“忠君爱国”逐步发展到以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装备替代大刀长矛的“辫子军”，以国人的枪炮对付洋人的枪炮。

原保定军校占地3000余亩。1995年，保定市在军校旧址（东风路585号）投资200余万元新建保定军校纪念馆。纪念馆占地12亩，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军校正门上方“陆军军官学校”牌匾高悬，右侧“保定军校纪念馆”竖立；馆内主要建筑物均仿照原军校样式为青砖灰瓦。步入展厅，军校校训“守信、守时、苦练、勤练、爱校、爱国”及开国中将孙毅

题写的“中国近代军事将领的摇篮”，赫然入目。

据介绍，1912年，袁世凯在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旧址另建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校，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科。从1912年10月正式开办，到1923年8月停办，军校前后共办9期，历任8位校长主持，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各类军事人才6500余名。他们中的一些毕业生（含肄业）其后成为国共两党中的著名军事将领和军政要人，如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李济深、和平将军张治中，国民党左派旗帜邓演达，兵学泰斗蒋百里。

追溯历史，保定军校上乘“天津武备”，下启“广州黄埔”，在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广州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并称“民国四大军校”。先起步的保定军校则为后者三大军校输送了大批教官，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被后来者效仿或借鉴，是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摇篮，仅为黄埔军校就输送了教官861人。

展示资料显示，保定军校自创办

之日起，即以“军人以保家卫国、服从命令为天职”，深入开展军人应具备的素质教育。保定军校学生参与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中，保定军校生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做出了贡献。在正面战场，保定军校生几乎参与指挥了所有的重大战役，他们中的一些将领所撰写的军事论著，推动了中国近代军事学发展。

保定军校培养出的不都是新旧军人，从这里走出的更多是热血男儿。军校六期毕业生叶挺将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叶挺将军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率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奋战两湖战场；尔后，参与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7年10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与副军长项英率部向华中挺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另两位军校生，中共地下党员、原国民党第33集团军副司令长官张克侠和何基洋，在淮海战役紧要关头，分别率领59军、77军火线起义，为顺利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保定军校纪念馆遵循“客观公正，尊重历史”的理念，将这些保家卫国将领的功德昭示于众，获得社会各界好评。

纪念馆自1993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国内外观众200余万人次，现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民革和农工民主党教育基地。“树高千丈总有根，天下华人是一家”，保定军校纪念馆也是沟通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纽带与桥梁。

2002年5月20日，开国上将杨成武为纪念保定军事学堂开设一百周年撰文表达道：“我出生在福建，少小投身革命，参加工农红军，没有机会进保定军校就读，但对这所闻名中外的中国早期军事学府并不陌生。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反击日寇进攻时，久闻其名；建国后又多次去保定，参观过这所学校旧址，颇多感慨；是一所值得纪念的学校，开展军事研究意义深远。”

上图：保定军校纪念馆